

九命灵猫

彭懿 / 著 齐琦 / 绘





九命灵猫

彭懿 / 著 齐琦 / 绘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命灵猫 / 彭懿著 ; 齐琦绘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
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537-7950-8

I. ①九… II. ①彭… ②齐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
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6603号

九命灵猫

著	者	彭 懿
绘	者	齐 琦
责 任 编 辑		倪 敏
责 任 监 制		曹叶平 方 晨
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pspress.cn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	本	787mm × 1092mm 1/16
印	张	11.25
插	页	4
字	数	110 000
版	次	2017年4月第1版
印	次	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37-7950-8
定 价	68.00元 (精)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。

目录 | Contents

九命灵猫 / 2

和龙在一起的夜晚 / 105

蝴蝶鱼、没牙女巫和千年水精 / 124





九命灵猫

彭懿 / 著 齐琦 / 绘

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九命灵猫



红色巴士开进了码头

我回头望去，船已经消失在白茫茫的大雾里了。

妖湖总是起雾。

不起雾，似乎它就不再是妖气弥漫的妖湖了似的。

码头上只有我一个女孩。

不是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而是今天这趟船上只下了我一个乘客。

我正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栈桥上。

这栈桥是木头板钉的，长长的，像一根飘曳的海草一样浮在妖湖的水面上。它很窄，真的很窄，窄到如果对面再过来一个像我这般瘦弱的女孩，两个人侧过身子才能勉强挤过去。不过，我怀疑它明年是否会被人拆掉，因为几乎已经没有人乘船来妖湖镇了。今年只有我一个人。

可我只能乘船而来。

风撩起了我那海葵蓝的长裙，它翻了过来，我那样子一定十分不雅，一定就和一只水母差不多了！我不得不把它扯了下来，又弯下身子，用双手死命地按住膝盖。我喜欢长裙，从小到大穿过的长裙的颜色都记不清了，有贝壳紫的，有海藻黄的，还有天竺鱼一样的颜色……妈妈说，长裙裹在我的腿上，像一条鱼尾，不管是近看还是远看，我都宛如一条美丽的美人鱼。

我喜欢美人鱼的传说。

我面对妖湖说了声“再见”，这才恋恋不舍地回过头来。



岸上没人。

姨妈和表弟失约了，没有来接我。

难道是他们忘了吗？我失望地撅起了嘴。可怎么会呢？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临出门上船的时候，妈妈还打过电话，我捏着船票就站在她旁边，我亲耳听到了姨妈那欢快的声音：“哟，都三年没见了，小公主一定出落成一个姑娘了吧？”三年前，我来妖湖镇度过一次暑假，那时候我九岁。

是的，今年我也是来过暑假的。

一道涌浪打上栈桥。

我躲闪不及，半条裙子被溅起来的水花打湿了。我怕弄湿箱子，连忙猫腰拎起它，顺着长长的栈桥向岸上跑去。箱子里倒没有什么，除了几条我心爱的长裙，就是那本封面上画着一条美人鱼的《安徒生童话集》了。

半道上，我差点被一团渔网绊倒。

如果不是叉开双手保持平衡，我就连人带箱子摔下湖去了。这团渔网不知是哪个该死的渔夫搁在上面的，它盘成一团，一头一直垂到了水里。估计已经搁了很久了，除了有一股刺鼻的腥味，网眼上还倒勾着五六条死鱼，都发霉长绿斑了。

一冲到岸上，我就开始反胃，于是我甩下箱子，用手紧紧地捂住脸颊。

对于渔网，我不仅是受不了，而且还憎恨它。有一年，我游泳的时候被一条渔网缠住了，如果不是妈妈他们及时赶来救了我，我早就没命了。一回忆起那种感觉，就仿佛做了一场噩梦。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，潜在水下，可以看见一片梦幻般的光斑从水面上投下来。我不知怎么会被那条渔网网住，它抛下来的时候，我没在意，我只当是一群色彩斑斓的小鱼一掠而过，但它一下就把我死死地箍住了。我用手撕，用嘴咬，却怎么也摆脱不掉。那真是太可怕了，我腿上至今还留着它的勒痕……

所以，我一看到渔网就恨不得立刻逃之夭夭。





妈妈带我去看过医生，医生说那次意外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恐怖的阴影，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创伤。

我替那几条死去的小鱼难过。

如果不是怕吐，我真想把它们取下来埋掉。

早上的雾散去了，衰败的码头渐渐地露了出来。我看到车站的站牌还立在那里，三年前，我就是在那里排队上的巴士。

可今天，没有人等车，也没有巴士。

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朝车站的站牌走去。

那里有一张冷落的长椅。

我坐了上去。

远处，有一只半透明的小沙蟹像是发现了我，它蹲在一片水洼里，静静地眺望着我。接着它就像一片竖着滚动的秋叶似的滚远了。但随后不久，更多的秋叶从隐藏的地方刮了出来，我猜，有几百只沙蟹吧？它们在我坐的椅子前面排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弧线，一个个全都竖着身子，敬畏地眺望着我。

怎么，我是你们的女王？

我不由得被这些在阳光下闪烁放光的小精灵逗笑了。

我天生就不怕这些小东西，我俯下身，冲它们摆了摆手，一只胆子大一点的沙蟹，竟然一阵旋风般地刮了过来，吻了我的指尖一口。

过了好久，它们才兴奋地散去。

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，我看到有一辆红色的巴士开进了码头。



一个眼球蓝、一个眼球黄的老女巫

我上车的时候，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像是睡着了。

门坏了，病歪歪地哼唧了老半天，也只是像扇贝似的张开了一条窄缝。我先把箱子举了上去，然后人才挤了进去。

整个车上空无一人。

这也是意料中的事，码头是始发站。

车子老朽不堪，我在甬道上走了没有几步，突然停下了，透过一个透亮的大窟窿看得到地面了。我不得不贴着座椅的边，小心翼翼地绕过它，朝最后面一排座位走去。除了最后一排椅子，没有一把是好的，而且都落满了灰尘，仿佛已经有一百年没有人坐过了。

“这么破的车，怎么还没有报废？”

我不满地嘀咕了一句。



可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妖湖镇还十分遥远，如果走着去，恐怕要走到半夜三更了吧？空手还好，何况我还拎着一个累赘的箱子。

我赌气一般地把脸扭向窗外。

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是在生姨妈、表弟的气，还是在生这个怪里怪气的司机的气。五分钟之后，这个司机直起了身子，巴士就载着我这么一个乘客出发了，一颠一颠地向妖湖镇驶去。

我还记得从妖湖通往妖湖镇的路。

但巴士走的不是那条老路，是一条我不认识的路。

这条路曲曲折折不说，而且还阴森森的，一个垂直的陡坡接着一个垂直的陡坡，颠得我都快要散架了。我这才发现，巴士甲壳虫似的一头扎进了一片灌木丛里。车子还在继续俯冲，我埋下头，双手死死地攥住了前面座椅的把手。出车祸了！我不知道我叫没叫出声，但我一定是把嘴唇都咬紫了。

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，耳朵里灌进来的，全是树枝划过车身的尖啸声。

巴士下坠的速度更加快了。

我以为我会死，但就在这时，巴士猛地一颤，接着就像是撞到了一面墙上似的骤然停了下来。

“到站了——”

我听到了一个老女人阴阳怪气的声音。

我睁眼一看，巴士司机是一个丑陋得不能再丑陋的干瘪老女人。

她一条胳膊搭在方向盘上，脸扭了过来。



“到站了？”我从牙缝里问。

“是的，”干瘪老女人打开了车门，“九命灵猫站到了！”

“九命灵猫站？”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，一个“猫”字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透过车窗朝外一瞅，黑暗中似乎闪烁着无数对绿荧荧的眼睛，我大声抗议道：“可、可我要去的是妖湖镇啊……”

“小姐，你上错车了！”她冲我抛了一个媚眼。

我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抱紧了双臂：“可站牌上写的是‘开往妖湖镇’！”

“不，小姐，”这个丑老太婆站了起来，“美人鱼小姐！”她又阴险地叫了一声，盯住我的脸看了很久。我发现她的一个眼球是蓝的，一个眼球是黄的，而且一对瞳仁是月牙形的。

“终点站到了！”她指了一下门。

黑暗挟带着一股未知的凶险涌了进来。

但我不得不下车了——这个老女巫一般的女人开始咯吱咯吱地掰起她的手指来了，那是一根根像骷髅般、只有骨头没有肉的手指。我听不下去了，那一声声的脆响，十分清晰。

我拎着那个箱子，避瘟疫似的从她边上挤了过去。

我双脚一着地，就倒吸了一口气。

假如不是这个老女巫关上了巴士的车门，我一定会逃回车上去的。

黑暗中，一双双发狂的绿眼睛从四面八方逼了过来。是猫，几百只猫正等候着我的到来。“让我上去！让我上去！”我“砰砰”地擂着车





门，可只听见这个女巫发出一阵声嘶力竭的狂笑。

我被包围了，黑暗中看过去，猫的一对对宝石一样的绿眼睛是那样的邪恶，透着杀气。

它们像是饿了几百万年，低头哼叫着。

一只猫扑了上来。

我连它的轮廓都看不清，只看见那一双眼睛流星一般地飘到了我面前。我抡起箱子就是一击，我感觉箱子撞到了一个扑过来的硬物上，一声哀鸣，它一定是被我给撞飞了！初战告捷，我左抡右挡，至少又有七八只猫被我打飞了。

可更多的猫又聚拢了过来。

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想，这么多猫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。

我贴着车厢，慢吞吞地蹭到了车尾。

我瞅准了一个空子，把箱子一掷，也不管它命中了几只猫了，转身就朝不远处的一片发亮的地方逃去。我逃不快，长裙像桶一样箍住了我的双腿，我不得不撩起它的两个角夺命狂奔。我被一根斜刺里伸过来的丫杈绊了一个跟头，可我立马爬起来，连嘴上的烂泥都顾不得擦，就又开始逃命。

后面的追兵除了猫，还有那辆彻底疯掉了的红色巴士！它亮着一只车灯尾随而来，仿佛是一头独眼怪兽。

还有二十米……

还有十米……

当我一头栽进那片发亮的地方时，才知道它是一片水沼。我想把腿从稀泥里拔出来，但愈是挣扎，一双腿就陷得愈深。不过一眨眼的工夫，水沼已经没过了我的胸，没过了我的脖子。我还在下沉，我的双腿好像被水底一个披头散发的怪物缠住，拔不出来了。

我的眼睛已经快要与水面齐平了。

我看到，那个老女巫下了车，“喵”地呼唤了一声，顿时成千上万只猫踩着水面朝我扑来。它们一个个张开了嘴巴，我眼前晃动的全是猫那寒光闪闪的尖牙……

凶兆

一只手把我摇醒了。

我睁开眼，原来是一场噩梦。

我还坐在那张冷冷清清的长椅子上面，没有老女巫，没有凶神恶煞的猫，我更没有陷在冰冷的泥浆里……夏天那灿烂的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了。

我从来没有这样地爱过阳光。

这时我才发现，我竟把那个箱子搂在怀抱里睡着了。一定是箱子压迫了心脏，才使我做了这么一个可怕的噩梦。

过了有一分钟，我煞白的脸才恢复了血色。

我捂着心口问自己：不会是凶兆吧？





“你怎么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？”姨妈把那个箱子搁到地上，紧挨着我，在长椅上面坐下了。她温柔地捏住了我那双还在微微发抖的手，“没想到你的航班会提前，是吧，小弟？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……”顺着她的视线，我看到一个个头高挑的小男孩正扶着那个站牌的立柱，羞涩地低着头，一脚接一脚地把地面踢出了一个凹坑。

三年不见，表弟长高了许多，长成一个英俊少年了。

他看也不看我一眼。

姨妈溺爱地瞋了他一眼，悄声对我说：“快到青春期了……”

青春期？我疑惑地瞪圆了眼睛，表弟小我两岁，还有三个月才十岁。她这才改口说：“哦哦，那就是反抗期！反正见到女孩子已经知道不好意思了……”姨妈总是这样口无遮拦，与我妈妈有天壤之别，这也是我爱姨妈的原因之一。

表弟的脸已经红到脖子根上了。

“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姨妈把我拉了起来，“怎么人都走光了？”我没有告诉她，这趟船上只下了我一个乘客。

有些事，是永远的秘密。

我拎起箱子就要朝站牌走，被姨妈一把扯了回来：“市营巴士一年前就停运了！现在通了高速公路，哪还有人乘船！”

姨妈把车子从停车场开了出来。

一分钟之后，妖湖已经被我们甩到脑后。

我又兴奋起来。

我忘记了那个吓得我手脚冰凉的噩梦。

隔了三年，妖湖镇的街道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还是和我走的时候一样。不过，在拐过一个弯，车子驶进一条窄窄的巷子



时，一幢造型怪异的建筑映入我的眼帘。姨妈抄的是一条近路，我从未来过这里。

开到它的门前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突然窜了出来。

姨妈一个紧急刹车把车停住了。

下车一看，左前轮胎差一点把一只三条腿的黑猫碾成了肉酱。它还活着，趴在那里呻吟不止。

姨妈一个劲儿地拍着胸膛，脸色铁青地说：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……”

我看到它的大门上钉着一个明晃晃的铜牌，上面写着：

九命灵猫慈善基金会

九头猫怪扑了出来

三天一过，表弟就和我熟悉起来了。

不过，虽然还差一个指头，他就和我一样高了，可我发现，这个出门之前已经知道要用电吹风把前面的一络头发吹翘的大男生，还是和三年前一样胆小。

而且他还多了一个毛病，一个我看上去多少有点神经兮兮的毛病。就是临上床睡觉之前，他一定要跪在地上，伸手去摸一下床底下的一个篮球。一边摸，还要一边自己吓唬自己地嘟哝一声：“这是妖怪的脑袋！”最可笑的，就是当这个滑稽得不能再滑稽的仪式结束以后，守在一边的姨妈，还要打开衣橱的门，把头伸进去装模作样地看一遍，说一